

语文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机器人教师的角色定位

王慧 王爱军*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DOI:10.32629/mef.v8i18.16972

[摘要] 在教育数字化的大背景下,机器人教师的辅助教学以及其构建的“双师课堂”成为热门话题。可是,机器人真的能够被称为教师吗?笔者选择当下语文课标中的语文核心素养作为检测机器人教师能力的评测点,发现其存在的一些局限性,然后对机器人教师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研究,最后对机器人教师应用存在的风险进行反思,以期能够为未来的机器人教师应用和教育数字化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 语文核心素养; 机器人教师; 角色定位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Robot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Literacy in Chinese Language

Hui Wang Aijun Wang*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the use of robot teachers to assist in teaching and the creation of 'dual-teacher classrooms' have become popular topics. However, can robots truly be called teachers? The author chooses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Chinese language from current curriculum standards as evaluation points to assess the capabilities of robot teachers, identifying some of their limitations. Then, the study reevaluates the role of robot teachers and finally reflects on the potenti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ir application, aiming to provide some insigh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use of robot teachers and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Key words] Core competencies of Chinese language; Robot teachers; Role positioning

教育数字化是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也在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携手推动数字教育应用、共享与创新^[4]。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已经势在必行,而语文学科又是其他学科的基础,语文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因此,笔者从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角度去对机器人教师的角色进行定位,以期能为语文教学和教育数字化献上绵薄之力。

1 机器人教师的局限性分析

1.1 语言建构与运用: 语境的混乱

语言建构与运用是指学生在丰富的语言实践中,通过主动的积累、梳理和整合,逐步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特点及其运用规律,形成个体言语经验,发展在具体语言情境中正确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3]。机器人教师只能根据程序设定的内容与学生进行交流,无法根据具体语境识别转换语言意义,更不能创设对应语境培养学生的语言建构能力。例如,李

白的《行路难(其一)》中的:“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字面义是“何等艰难!何等艰难!歧路纷杂,真正的大道究竟在哪边?”然而这句话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理解,还隐喻作者本人仕途的艰难。再比如,现代汉语中的歧义句子理解,“我起来了。”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起床的行为动作状态,也可以指一个人自身状态、发展的好转,具体是指哪一种含义要根据具体语境去判断。汉语语言文字博大精深,教育机器人开发者无法将所有的情境预设录入机器人教师系统,所以完全使用机器人教师进行教学势必会造成语境提取的混乱,最终也会影响到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的培养。

1.2 思维发展与提升: 启发性、生成性的不足

思维发展与提升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通过语言运用,获得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的发展,促进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批判性和独创性等思维品质的提升^[3]。早在《学记》中就有关于教学启发性的记载:“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强调君子教学,不是直接灌输知识,而是创设情境,言此而意彼,让学生感悟、发

现,从而得到教师“举一”而学生“反三”的教学效果。机器人教师对不同语境语言的理解尚且存在障碍,又何谈循循善诱呢?面对正处于青少年时期、思想天马行空的学生,课堂中往往会有一些突发性状况的发生,机器人教师不能根据突发性情境进行即兴教学,也不能根据学生的问题与回答进行生成性教学,打开学生的思维。

1.3 审美鉴赏与创造: 情绪感染力的丧失

审美鉴赏与创造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中,通过审美体验、评价等活动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与鉴赏品位,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表现美、创造美的方法^[3]。《毛诗序》就曾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中也曾提出:“诗者,吟咏性情也。”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也曾讲过“不平则鸣”的观点,当一个人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或社会不平现象时,就会发出声音、表达意见,鼓励作品关注现实社会。可见,文学创作与人类情感、人类社会是紧密关联的。而语文教材主要由文学作品构成,当然,最能理解语文教材的也是人类。机器人与人类最大的区别是缺乏情感与创造力,无法拥有情感,当然也无法进行情感的传递,无法真正带领学生去体会品味文章的美。另外,机器人无法拥有像人类那样自然的面部表情,有些机器人会设置电子显示器笑容,但始终是冷冰冰的机器人存在,也无法与学生进行眼神等体态语的交流互动,这样的课堂是缺乏生命力的,甚至导致学生的情感表达障碍。例如,在学习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时,教师可以选择用愤懑悲痛的表情去传递当时社会环境的黑暗;在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教师可以运用温柔的微笑和手势语指导学生的朗读节奏,体会康桥的静谧之美与作者离别时的惆怅情绪。

1.4 文化传承与理解: 民族虚无主义风险尚存

文化传承与理解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解和借鉴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拓展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觉,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文化,防止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3]。机器人教师的应用涉及到企业单位、教育部门、政府、学校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有被资本介入的风险,机器人教师的购买方、购买渠道也将是多样的,并非学校专属,一旦被权力方利用,是否会构成话语霸权,传播有利于该阶级的价值观?目前,国内对教育机器人的审核机制尚不明确,那么,机器人教师很有可能被利用来传播其他民族、阶级、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风险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加以监管。

2 机器人教师的角色定位

机器人教师虽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仍有我们可以利用的功能,以下是笔者提供的机器人教师的角色定位,希望能对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帮助。

2.1 语言学习的工具书

机器人教师拥有高速的信息检索与存储功能,在语文教学之前,授课教师可以利用机器人教师引导学生的预习,引导学生

学习生僻的字词、句子等。比如,在预习《逍遥游》时,可以让学生戴上耳机,听机器人朗读全文,弄清字词的读音,提取媒体视频进行跟读、自读,根据自己的具体学习难点查询古汉语的不同释义,还可以让机器人教师对学生的朗读情况进行纠音,还可以利用后台数据对学生的学习进度进行监管,从而推进每个学生的语文个性化学习与自主学习。机器人教师在学生课前预习、自学这个阶段,更多的是充当了工具书的角色,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帮助学生进行字词、句子、知识的积累,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与传统工具书相比,机器人教师的查询效率会更高,学习资源的储存量也相对更丰富,会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与进度进行个性化指导,具有一定的互动性,告别传统的单向学习模式。

2.2 教师教学的减负者

将机器人教师引入教育领域,还可以大大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不仅要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还有很多其他的教师工作需要完成,比如学生作业和测试的批改、教案的设计、学生学习及其他数据的统计、学生阶段性学习评价等等。如果将机器人教师引入教育领域,学生的作业和测试就可以由机器人教师自动批改,并且自动生成反馈数据发送至教师和学生,教师和学生都会获得最及时的反馈,从而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调整。机器人教师还可以生成教学方案,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提高工作效率,有更多的时间去真正研究教学,进行教学的创新,成为教育的研究者,有更多的精力对学生因材施教、个性化指导。在教学中,机器人教师还可以和语文教师进行组队教学,比如由机器人教师进行简单的课堂导入等。某种意义上讲,机器人教师是教师教学的减负者。

2.3 审美阅读的导读者

因为语文教材主要由文学作品构成,所以阅读对于学生而言就变得极为重要,而“读什么、如何读”都需要教师的引导。有了机器人教师之后,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学生可以对系统输入想要阅读的文本类型,机器人教师就会生成书单和阅读框架,学生可以根据阅读框架了解文本阅读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有选择的阅读,从而提高阅读效率与自主阅读能力。在课外阅读中,机器人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文本呈现形式。例如,在看到席勒的《阴谋与爱情》这部剧本时,机器人教师就可以将文中的台词以话剧的形式表演出来,加深学生对人物形象性格的理解;在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文中有很多舞会的场景,机器人教师甚至可以为上跳一段舞蹈,增加学生阅读的趣味性体验与印象,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文学与语文教材始终不是死气沉沉的知识,而是活灵活现的现实生活与情感的表现,如果有了这种导读模式,相信每个学生都会真正爱上语文学科,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也将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

2.4 文化传承的辅助者

文化传承中的“文化”主要指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机器人教师的出现可以拓宽文化传

承的途径,同时也为教师提供新的教学工具和方法。例如,教师在教授屈原的《离骚》和沈从文的《边城》时,会涉及到传统节日端午节,机器人教师可以生成与课文相关的端午节动画,让学生了解端午节这种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与习俗,体会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湘西地区的端午风俗、人情美、人性美,还可以利用机器人教师的AR虚拟技术让学生戴上AR眼镜身临其境。总之,机器人教师作为文化传承的辅助者让文化传承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

3 机器人教师的反思

3.1 师生交往不足

如果机器人也加入教师的行列,那么,我们对教师的概念是否应当重新定义,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生具有向师性,机器人教师又能否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到目前为止,机器人教师尚不具有社会性,也就无法实现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但是,机器人教师的教学时间多了,那语文教师与学生交往的时间自然就少了。真正有效的教学交往,需要具体的师生之间的心灵触碰,需要教师在师生交往中灵活应对偶发事件,即兴转化,彰显教师智慧。只有在师生交往中,爱、好奇心、同情心、创造性等才会生成,良好的师生关系才会建立,才会真正的促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

3.2 师生主体性的缺失

在机器人教师应用和教育数字化的大背景下,教学面临着主体性缺失的风险,也就是师生在教学中丧失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风险^[2]。教学的每一步都是在机器人教师的协助指引下完成的,而机器人教师内部存储的这种文化模式将生产出很多相似的思维模式,师生的创造性、多样性将会受到制约,这也会背离最初使用机器人教师的“育人”初心^[1]。

3.3 语言文字的本位偏离风险

语言文字是语文教学的根基与核心。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承载着情感温度与文化底蕴,这正是其本位所在。机器人教师虽能精准传递语言知识,却难以感知文字背后的情感律动与人文内涵——讲解诗词,它能解析格律,却难共情“但愿人长久”的牵挂;教授课文,它能梳理脉络,却难传递“背影”中的深沉父爱。过度依赖机器人教学,易陷入“重知识、轻感悟”的误区,让语言学习沦为机械记忆。学生无法在真实情感互动中体会语言魅力,便会偏离语言文字“以文化人、启智润心”的初衷,不利于语文核心素养的真正培育。

4 结语

任何新事物的应用都具有两面性,我们也不必过分焦虑,相信随着监管机制的健全与教育者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与风险都会得到妥善的解决。随着技术和时代的发展,机器人教师的角色定位也将是一个动态变化、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张鸿儒.人工智能背景下对教师“主体性”的反思[J].教学与管理,2024,(12):10-15.
- [2]付艳芳,杨浩,方娟,等.基于智能教育机器人的“双师课堂”教学模式构建[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2,28(01):56-62.
- [3]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
- [4]怀进鹏.携手推动数字教育应用、共享与创新[EB/OL].央视网,2024-02-01.

作者简介:

王慧(1993—),女,汉族,江苏淮安人,淮阴师范学院学科教学(语文)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

王爱军(1977—),男,汉族,江苏徐州人,淮阴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学语文教育。